

雲南通訊社叢書

馬夢良編著

滇南雜記

李培五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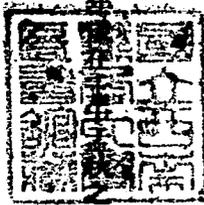


4744

# 滇南雜記序一

吾滇雜記夥矣，或紀山川之形勝，或記人物之特出，或述政治之隆替，或詳民俗之惰澆，洪纖畢備，網舉目張，至矣盡矣，蔑以加矣。然皆陳陳相因，雷同矯說，無怪青年人讀之，不甚發生興趣，每一展卷，幾有倦焉不可終日之勢。茲編所述，固覺東鱗西爪，掛漏滋多，然皆選富於感情，切於抗建時局諸作，以餉同好，其對於青年，尤能激發其孟晉之心與高傅之志，不得以淺鮮而忽之。以馬君夢良爲熱血同志，平日以改良社會增進人類幸福爲職志，其識量之遠大，素爲吾黨所欽遲！今觀其搜集是篇，亦可窺其抱負之一斑。書既成，問序於予，予不文，直抒所見而已。質諸馬君，當以爲然耶？否耶？是爲序。

民國三十一年



月昆明陳廷璧識於省黨部

# 滇南雜記序二

以詩代序

緬越陸沉門戶開，  
霎時金碧化塵埃。  
羣盲半已成枯骨，  
寸舌終能燬死灰！  
漢代衣冠亡國痛，  
吳宮花草斷頭臺！  
四千餘載文明史，  
盡是英雄血購來。

俠抱

## 卷頭語

戰神已經降臨雲南了！雲南，這素稱天末遐荒的山國，已開始爲全國人士所關懷。雲南氣候溫和，蘊藏豐富，寶川的雪梨，宣威的火腿，簡舊的錫，大理的大理石，早已馳名全國；而安寧的溫泉，更經楊升菴先生品題爲「天下第一湯」。雲南，這未開拓的處女地，真是天南的奧區，地球的樂園。

前人曾有過許多詩句，描寫滇中景物的優美。如鄧漢的雲南六言詩：「地控雙關金碧，南開兩迤東西，盈尺海波瀾瀾，四時草色萋萋」。峯頭半起雲彩，江曲初生月牙，蘆岸荻洲相向，碧鷄山下人家」。張愈光的詩句：「松涼月坐華亭寺，春暖春遊碧玉泉」。銅柱蒙馥鴻雁響，鐵橋煙雨鷓鴣啼」。郭舟屋的詩句：「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朱穆清的詩句：「滇水倒流窮地險，彩雲高湧壓天低」。這些善狀滇中景物的詩句，我們每一次吟誦，愛國愛鄉之必，不禁油然而生！

我又記得元時一位文人楊淵海，事段氏久，以死節著，死時有一首絕命詩云：「廿載功名百戰身，不爲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於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泣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梨酒長教酒淚頻」。雲南土竟是這樣的使人留戀嗎？楊公雖死而不忍與雲南永訣，那末，現在生於雲南的人，還忍坐視雲南之將永訣嗎？收在這小冊子裏面的幾篇取材於雲南的散文，除鷄足山勝景紀畧一篇外，其餘都是

抗戰以後寫的。另外還採入徐嘉瑞先生作的「大眾音樂家聶耳傳」，張鶴先生的「憶聶耳」，聶耳，這自由人類的歌手，他熱烈的投入這大時代追求一，切好影響，又熱烈愛去影響了這大時代，這還不是一個最可寶貴的生命底學習的範本麼？

寫到這裏，好友S君走來，他問我：「你爲甚麼只取材於漢？」我微笑着說：「因爲是單寫自己所熟悉的。」S君又說：「目前社會現實是更多色多彩，可歌可錄可暴露的事蹟是不少的，怎麼你東鱗西爪，舍新求舊，只採取一部份平凡的材料，不是叫現實脫節嗎？」我又笑着說：「題材本身沒有遠近新舊的不同。固然，我們所處的時代，是突變的時代，是偉大的時代，是戰鬥的精神充盈了每個人的心靈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裏，如果認爲寫歷史材料便是和現實脫節，這怕是偏見吧？題材雖舊，但我却是以現實主義的立場來寫，想借文藝的形式，去激勵負有創造新時代之責的一般新少年。Crleighon說過：「一個新時代是幾個大哲人關草萊爲坦途而後一般人纔跟着走上去了的。」過去造福於我們的哲人，已經是功成身退了。現在我們徘徊於山巔水涯，撫摩我偉大先哲的遺愛，或者讀一讀他們的傳記，吟味他們的遺詩，會使我們鼓舞起來的吧！而且從這裏可以獲得許多人生的教訓，看到偉大人物所走的人生的道路，看到片斷的社會，也看到整個的世界。」S君點頭稱是，默然而退。

最後，我要感謝普精陽同志，他對於本書的出版，幫助不小。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記於安寧初級中學

# 目次

序(一)

序(二)

卷頭語

箇舊錫廠創辦人趙天爵傳

大衆音樂家聶耳傳

憶聶耳

雲南的愛國詩歌

農村一角

一、報應

二、沖喜

三、放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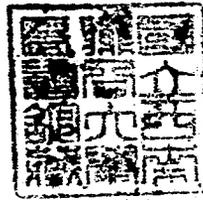
四、小脚狂

滇緬公路

鷄足山勝景紀畧

相思莫遣石屏贈

滇南雜記 目次



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魯迅

# 箇舊錫廠創辦人趙天爵傳

引言

雲南爲五金煤鐵的淵藪，而箇舊所產的錫，更著名於世界，歐人遊歷至雲南者，曾謂雲南一粒之沙，皆黃金也，實非虛語。雲南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八十方英里的黃金窟，若得幾個大實業家，開發之而利用之，則雲南將以富雄於東西兩半球，而真正成爲民族復興根據地，可以斷言。

崇虛文而薄實利，爲我國最大之病根，提及楊文襄錢南園諸先生，滇人無不知之，而造福於社會開創箇舊錫鑛的趙天爵反湮沒不彰。因姓名不著於史書，年深月久，後人僅知箇舊有趙老祖公廟而忘其名了。時至今日，經濟建設的重要，已漸爲國人所認識，況當此抗戰與建國並進之際，天然富源，亟待開發，如果人人能效法趙天爵的精神，則我滇鑛業之發展，計日可待，實業界的偉人，也必接踵而出。因搜集民間流傳之事實，成趙天爵傳，以表彰前賢，兼作未來實業家的楷模。

一 幼年

順着通海縣城外的杞麓湖北岸走，約莫有五里路長，你就會看見一個村落，前臨湖水，後背山巒，全村有百多戶人家，姓趙的約占五分之一，這小鄉村就是趙天爵的故鄉。

趙公名天爵，字維修，生於遜清康熙三年，幼時，他父親送他進私塾去讀書。那時的私塾，所用的教本，無非是三字經、百家姓、論語、孟子之類，而教師對學生又專門採高壓政策。他在這樣死氣沉沉像監牢一般的私塾之中，簡直引不起一點讀書的興味，而且他幼年的天性又非常玩皮淘氣，所以老師也管束不住，每天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他都跑在杞麓湖中，划船遊嬉，他父親只生他一個，愛如掌上明珠，當然對他也是採放任主義了。

杞麓湖周圍約三百多里，形如葫蘆，橫貫通海河西兩縣。她具有着樸素的古風，不像艷妝濃抹的翠湖。我們可以說，翠湖是一個嬌嬌貴婦，而杞麓湖却是一個幽嫻的村姑。在翠湖，一眼望去，却是紅紅綠綠的彩色，使人感覺塵俗繁華之氣太重，至於杞麓湖呢？在春夏時是無邊際的水，動着鱗鱗的漣漪，岸上是蔥鬱的樹林，濃密的影子，倒映在湖中。青綠的叢林裡，間或露出一些竹籬茅舍。有時傳來一兩聲悠長的鷄鳴或犬吠。忽而一個粗服亂髮的鄉姑娘來湖邊洗衣，平靜的湖面，便被打破了。煙波的深處，時常發現一隻古樸的小舟，有一個小孩子在上面划着漿，一面划，一面放聲高唱，那便是趙天爵逃學的時候，也就是他划船作樂的時候。

私塾生活既與趙天爵無緣，然而奄奄一息毫無生氣的平板而乏味的家庭生活，也是他所討厭的。因此他在私塾裏鬼混了幾年之後，就不願再株守家庭，終年向異鄉去流浪。而此時他的家庭也移居到箇舊了。

## 二 流浪時期

流浪時期的趙天爵，廣結交游，及走江湖者，無業遊民流氓一類的人物。對於金錢，不像他父親那樣吝嗇，時常為濟人之急而慷慨解囊。有時朴刀一把，橫插腰間，帶着一臉的兇氣，走遍數縣，專為被侮辱的與被迫害的弱者打抱不平，和中國古代的俠客，頗有幾分相像。有時又與二三莫逆知交，酒食徵逐，狂歌豪飲，到了酒酣耳熱的時候，往往捶胸頓足或者痛哭流泣起來。

這時期的趙天爵，是有着對於超凡的強烈的憧憬。這不是像守財奴那樣的希望貯蓄些黃金，在牧場上飼養着三頭牝牛，節儉的使用着牛乳的代價的那種心情，是想向危險中熱情中猛撲進去的冒險的心情。他沒有身家之慮，做事也就痛痛快快。他自己愛哭愛笑，也喜歡看別人的哭容笑容，他那一剎那間的衝動，是他唯一的指導。酒，總是每天不離的大杯喝下去，話是隨便的亂講，任情順性，萬事隨緣。在他面前，最能够失去世俗的拘束，只管自由的活動。他這種性格，又有點像高爾基筆下所描寫的流浪漢。

本來在這個單調寡趣平淡無奇的人生裏，凡天性豪爽的有血性的人物，常常會感到不耐煩，而時時想出外涉險，得個更充實的狂放不羈的生活。趙天爵好流浪異鄉，狂歌豪飲，歌哭無端，也大概是這種心理吧？

流浪時期的趙天爵，在無限量的享受着當前的生活之外，他還有豐富的野心做他的伴侶。規矩的先生們，却枯坐在家庭的小桌邊，無精打彩的喝着一杯白開水，空對着似

水的流年惆悵！

哥倫布發見新大陸，雷賽爾鑿蘇彝士運河，巴律西改良陶器，難道不是一種野心的作用嗎？

趙天爵就是最富於野心的人，他父親本以資財雄於鄉，在別人應分是心滿意足安分守己的過日子。然而趙天爵是有野心的人，總覺得不滿，因為他常常對朋友感慨係之的說：

「人生一世，如草過一春，壽命非常有限，如果只曉得穿衣吃飯，不想做一點有益社會的大事業，那未免太辜負這人生了！一個富翁有了鉅萬家財，如果只曉得圖個人的享樂，起蓋些高樓大廈，或娶些嬌妻美妾，那也未免太辜負這鉅萬之財了！」

趙天爵既存着要替社會做一番大事業的熱忱與野心，所以就抓住了開鑛事業，去創造他自己的機會，實現他自己的野心。

### 三 開鑛

當趙天爵在箇舊閱家祠初試開鑛的時候，他先對衆工友說：「這次開鑛，毫無把握，不過爲事業心所驅使，才這樣冒險，今後無論如何艱難困苦，都望大家團結一心，努力工作，貫徹始終。如果將來有了大利，大家平均享受，如果最後毫無所得，我本人犧牲萬貫家財，亦毫無所恨！至於我對待大家，我可以担保，一定是像兄弟骨肉般看待，請諸位放心。」

果然，趙天爵沒有說一句假話，他自到箇舊購鑛以後，一變從前酒食微遜，放蕩不羈的生活態度，而成爲一敦厚樸實的君子。待工人極優渥，而自奉則極端菲薄，常磨豆腐爲食，自己吃豆渣，而以豆腐餉工人，所以工人間流傳着「趙天爵吃豆腐渣」的諺語。

趙公開辦閩家洞，前後垂三十六年之久，惟前十八年，僅獲瘦瘠，虧折不堪。但趙天爵並不灰心，仍繼續努力。這時，他的家產已耗去大半，至親密友都勸誠他趕快停頓，他却斬釘截鐵的說：

「只要還剩一文錢，我都要繼續努力！」他的心，真像大理石一樣的堅強。

他把剩下的產業，繼續變賣作資金，繼續努力。無如鑛不可得，公虧累愈甚，家產也典當完了，到了這個時期，趙天爵的家境，真可以用「室如懸磬」「環堵蕭然」等字樣來形容。從前祖遺的田地房屋，如今都換主了。妻及二女，操紡織以自活。

#### 四 錫鑛發現了

哥倫布發現亞美利加，爲地狹人滿的歐洲，開闢一新天地，這是世界史上有一無二的大事業。雷賽開鑿蘇彝士運河，聯貫了歐亞間的交通，這也是在世界史上占無上價值的大事業。雲南趙天爵所表現的事業是什麼呢？那就是發現箇舊的錫鑛。以視哥雷二巨子，渺乎小矣！不過事業雖有大小，而建功立業的野心，與進取冒險的精神，却是一樣，皆不失爲偉大。

當趙天爵開鑛失敗到最後一次的時候，傾家蕩產，束手無策，他向平日曾受過他救濟而富足起來的親友去呼籲求援，結果所得，只是冰一般的聲音，霜一般的顏色。工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這句古話，到現在，他才有了深刻的認識。

試想趙天爵耗了百萬家財，歷了數年的艱苦，以期滿足他建功立業的希望，而所希望者到頭來却成鏡花水月，兼之呼籲無門，束手無策，這時候，他的處境，真像當年的楚霸王走到四面楚歌困於垓下的末路時，然而他却不自願效霸王把自殺當作避難所。

幸而他平日寬厚待人，存心向善，工人唧感激，常圖報效，所以到了趙天爵破產時，工人沒有一個願意解散，且愈奮勇工作，各出私蓄，以贊助團體。

趙天爵對於工人這種共患難的精神，雖然感動得流下淚來，然而他左思右想，這終不是常法，要想明白的宣佈結束，則數年的慘淡經營，又廢於一旦，他站在這歧路的中間，真覺得無路可走！最後他決定：還是他一人悄悄的走開，讓工人們仍然做着夢，最好不要驚醒他們吧！是的是的，魯迅曾說過：「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

在他決心出走的前二晚上，他把祖遺的幾顆珍珠，那是他平日認為最寶貴的紀念品，捨不得輕易出售的，現在也拿去拍賣了，得到的價值，是二百多兩銀子，他如數交給一個親信的工人說：

「你拿去分給衆位弟兄，我明天有要事到外縣去，大概三四天就回來。」  
工人分得此銀，聽得係趙天爵賣祖母的遺珠來的，大家都感動得流下淚來。

一天、二天、三天、四天，光陰打滾般過去了，趙天爵並不見回來。工人們雖然有點惶惑，但想到趙天爵的精誠，沒有一個人解散。

說也奇怪，天地間偏有些事出乎意料之外，也許世事是「否去泰來」，「剝極必復」，相互轉變的過程吧！

原來在趙天爵走後的第四天夜裏，工人突然發現錫鑛了。大家歡喜得如癡如狂，不亞於窮光且拾得獎券而中了頭獎。工人們想把這個喜訊，報告趙天爵，然而又不知他的去向，大家就分途去尋找，一個月以後，才在寶華山的破廟中找着了，工人們把發現錫鑛之事告訴他，並請歸作廠主，天爵微笑說：

「果有此事，那麼我的希望已經達到了！我空活五十年，做了這件事，也算不虛此一生了！廠上的事，諸位自能辦理，何必一定要我回去呢！因為這次的成功全仗大眾的力量呵！」

工人再三懇求，務必請趙天爵回去當廠主，以慰衆望。趙天爵以盛誼難却，只得和工人一塊兒回去。

### 五 功成身退

趙天爵到舊廠之後，看見無數的錫鑛，已經掘了出來，心中感到一種成功的歡喜。他在廠上當了半年的廠主，各事都辦理就緒，就毅然辭去廠主職務，他對工人們說：「我出門十八年，沒有回家一次，現在廠主一職，可另推別人担任，讓我辭職回家，看看我的妻兒。」

這時的趙公，積資巨萬，已經成了一個富翁。他返家時，曾以驛馬數十，駛了很

多錢銀回去。當他到家時，他的妻正在布機上織着布，一雙粗糙的手，熟練的來往投着梭子，見他進來，只畧微抬了抬眼皮，仍舊是端坐不動，並不走下機來，彷彿沒有看見他的樣子。

他看到她的態度，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好像被人兜頭潑了一盆冷水，渾身都凍透了！但是他仍然冒險的抱着滿腔的熱望，走向前去，用了熱情的聲音對她說：

「賢妻，你辛苦了，我回來了！」

「回來就是了，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妻不動聲色的回答，手裏仍舊投着梭子。眼睛還是注視着機上的布疋。

「賢妻，你不知道我在外邊，這十八年是怎樣過的？你還不趕快走下布機來談談嗎？」

「十八年在外邊是怎樣過的？真虧你還好意思說出來，不要臉，出外十八年了，撈得個什麼回來？呸！屁也沒有！趕快下機來做什麼？你做了什麼官？還要人伺候嗎？爲你開什麼烏鑽，把家產取得水盡沫飛，一乾二淨，不織布，連衣服都沒有穿的，什麼人來養活我們娘三個？我可沒有那樣好的命，那樣好的福氣！」她忿忿的停了梭，用眼睛瞪着他，一連串的說。最後用一聲冷笑，結束了她的話，依舊低下頭來織布。

在這當兒，他本想拿出銀子來給她的，但一轉念，覺得他的妻子，這樣勢利，分別十八年，好容易回來相會一面，不料一進門，就這樣冷眼相待，太傷他的自尊心了！他

正在無可如何的時候，恰巧他的次女喚他去洗腳，他只得暫時忍住滿腹的悲哀，去洗一洗麻木酸軟的雙足。洗畢，他暗暗的放進五個銀子在洗腳盆裏。就頭也不回的走出家庭，仍到寶華寺去過隱居的生活，不久就削髮爲僧了，餘剩的銀子，他完全拿去捐在本地的學堂上。

到了趙天爵逝世之後，箇舊士紳，才在寶華山上，另建殿宇堂皇的趙老祖公廟，以資紀念。從此以後，各處的資本家到箇舊去開鑛的一天比一天多，趙老祖公廟的香火，也一天比一天繁盛起來了。因爲老百姓們，迷信開山鼻祖的神靈，會保佑他們開礦發財。

(完)

## 大衆音樂家聶耳傳

中華民國誕生的那一年，聶耳在昆明誕生了，他是玉溪人，他的父親是醫生，他在小學時代已經表現出音樂的天才，能够指揮音樂會合奏，由省師初級部升入高級部外國語組。民國十七年十六軍到雲南招兵，他就報名參加，被送到湖南的澧州，又由湖南到廣州入燕塘軍官學校，這一段生活，是富有小說和詩歌的意味的。他後來追憶這一個時期，曾經想寫成長篇小說，描寫一個青年學生，對於社會只有淺薄的認識，而感情的投入了士兵羣衆的生活，是的，思想是無系統的，但因客觀環境的成熟，使他漸漸理解他的現生活，現社會，因此他踏上了正確的大道。

這一個青年當了兵後，到湖南郴州，因為一個朋友的幫助，他轉成一個文書上士，好像升到了天堂，人們叫他做師爺，他想暫時安息，他想回復他的學生生活，他想研究文藝，他想開飛機汽車，他寫短文，他看借來的各種書報，他討論問題，他替新來的連長寫情書；他的思想行動，仍然是那麼混亂，後來由於連長的力量，把他送入軍官團去。

到軍官團以後，已有比較健全的意識，一切行動都是有意義的去幹，不幸的是時局轉變，他被遣散了，他得到不多的一點旅費，跑到上海，這是他軍隊生活的結束，音樂生活的開頭。

上面所寫的是他的小說的骨幹，實在就是聶耳初期生活的描寫，因為他在北平的某一個夜晚和中學時代的教師楊瑞安談話，談到柯仲平底創作精神，他感覺到他自已也能做出和柯仲平差不多的作品，他有的是充分的材料。他的創作慾被喚醒起來，在感情高熱的時刻，擬出這小說的結構。

他加入明月歌舞社，每天很勤苦的練習提琴，他對於黎錦暉的只想用靡靡之音去號召觀衆，十分不滿，便脫離了明月，去到北平。

他到北平是一九三二年的八月十一日，到八月三十一日上海形勢突然嚴重，日軍在滬西示威，日艦集中浦江，向政府提出禁止登載反日言論，取締反日行動的條件，市民以為將要再演第二次滬戰，馬路上只見搬家的人，他想立刻回到上海，他說：「他們要

轉留北平，可是我聽到這消息，越想趕回去趕熱鬧。」

後來時局平靜下去，他仍然在北平，一有音樂演奏會，他儘可能的去傾聽，對於下層社會的生活，他接觸的很多，這對他後來作曲，有很大的啓示；他日記中有這樣的一頁「鑽入了一個低級社會，在這兒充滿了工人們，車夫，流氓的汗臭。他們在狂吼，在亂叫，好像些瘋人樣的做出千奇百怪的玩藝；有的賣嗓子，有的賣武功，這些吼聲，這些真刀真槍的對打聲，鑼鼓聲，……這是他們生命的掙扎，這是他們在敵人進攻時的衝鋒號。」這些吼聲，是揚子江暴風雨的前奏。

他的朋友鄭雨笙，贊成他在北平，由於王浩蘭等的鼓勵，他決心去考國立藝術學院，黨義試題是：國難期中研究藝術的學生之責任。國文試題是：一、何謂藝術？二、吾人對於藝術之使命如何。三、各自寫思想的精神之寄託。不幸得很，他落第了。這是藝術學院的不幸。他對於藝術的使命是完成了的，對於國難期中研究藝術者的責任，是盡到了的。

他決心自修，在俄國教師託洛夫 Tonoff 嚴格訓練之下，辛苦的工作着，他規定他自己的功課所要注意的地方，這可以看見他怎樣艱苦的在學習，並且告訴愛好音樂的人們，照着他艱苦的去學習吧。一、全弓時一定要弓屁股到尖。二、用全弓，手腕是平的。三、慢，慢，慢。四、在家注意小節練習，到課堂交功課不能有半點錯。五、閒時別亂拉，慢拉。或背基練。六、換弦立時小指須要緊壓前線，儘可能慢慢的開放。

他對於音樂的工作，也有一個預定的計劃，練習作曲，寫作革命的音樂理論，收集雲南的山歌小調。

在未去上課前，他的心總跳着，在路上常常有意無意的活動着他的手指，想着要背出的功課；離開教師後心裏總想着「這樣難，怎組交賬，回去非下苦功不可。」他在北平是住在雲南會館，非常狹窄的，滿桌子堆的是樂譜，床上不規則的擺着提琴、弓、盒子；箱子架搭出破木樂譜架，斜斜的靠在牆上，下面是刷子，皮鞋，芭蕉扇，擦屁股的舊報紙，擦皮鞋的破襪子。

他在這屋子的中央站着拉琴，蚊子來攻擊他，那蚊子好像跟着尖銳的聲音而來，非停止拉琴是趕不走的，每天至少有十個新傷痕，在手上，頸子上，有時他拉的時間很長，自上午八點到拉到下午四點，他說：「這是不得已的，因為託洛夫 Tonoff 大把我看高了，他給我這 Piece 是一個顯技巧的東西，作曲者 Viat 是和大演奏家 Paganini 同享盛名的，曲是確實有困難的地方。」他又說：「D. ouglstaps 太苦了，手指都痛了，今天比較純熟些，工作時也相當多。」

他後來在音樂上有成就了，或許有人以為不過是僥倖，我們可知道，他在音樂上的成就，是什麼東西換來的呢？

冬天來了，北平的冬天，不是開玩笑的，他沒有交學費的錢，冬天的衣服，還擺在上海的當舖裏，他不知道今年的冬天怎樣過？

在北平住了兩月。生活仍是對搖。他說：「現在琴也學不起了，要想讓他免費，我看也是夢想，還有生活費又問誰供給呢？」

他留戀北平，他也想離開北平，但往何處去呢？

他想到日本去，他說：「若是有點勇氣，還是跑日本好；反正我冒過的險也不少，多來幾次又何妨呢？」

他決定了下來，寫信到上海向鄭雨笙磋商，向託洛夫 Tooff 退學，託洛夫憂鬱的說：「呵，這是一個頂大的障礙，對於你的功課，你是一個頂聰明的孩子，你將來的提琴，會拉得不錯的。」彼此都沉默着，貧窮分離了他們，他整天整夜盼望着鄭雨笙的信，他的信終於到了，他勸他暫回上海，并滙給他三十元的旅費，他準備動身了，他去和楊瑞安告別，他說：「我感覺到今晚和楊的談話，着實給他莫大的影響，以後將更勇敢的去實踐人生，在這裏面取得偉大的材料，創造偉大的作品。」他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五日離開了北平，旅費不夠，是他的好友許俊和陳鍾滙幫忙他的，他到北平來和陳許相處的時間最長，陳鍾滙是一個好說話的人，他在這方面艱苦的工作中創造自己，向着最高的目的邁進。他對於他自己，不肯放鬆，常常的鞭撻他，在凌亂的生活中定下有規律的工作。他說：「什麼是中國的新音樂？這是目前從事音樂運動者首先要提出來解決的問題。我們知道，在帝國主義佔領東北，屠殺大衆的現在，音樂和其他的藝術一樣，他是代替着大衆在吶喊，大衆必然會要求音樂的新的內容，和演奏並作曲家的新的態度，

他們感覺到有階級所表現的羅曼諦克的美感的內心的情調，是不適切的，是麻醉羣衆意識的。

接受革命的作曲家們試企圖這種要求，但是編出革命的，同時保持高度藝術標準的音樂，不是容易的事情。拋棄過去幾時代發展下來的作曲的習慣，此外還有配稱爲真正大衆的音樂的，究竟能够有麼？關於這問題的論爭，恰如其他藝術上的一樣，在音樂界惹起洶湧。舊時代的音樂家們跟從革命前確立的方法繼續作曲，他方面，革命產生的新時代的音樂家們，根據對於生活和藝術不同的態度，貫注生命。

他這一篇短的可是有力的新音樂的理論，不，新藝術的理論，勝過了亞加迭派千言萬語的說教，也即是大路歌開路先鋒的注釋。而他所譴責的麻醉羣衆意識的黎錦雲派的樂曲，正在風靡全國，他在這個時候，需要充實自己，負起時代付與他的使命，又需要和他們戰鬥。

承篋的聶耳傳說：「他的成就完全是他短短一生中辛勤的結晶，他初到上海時典當了衣服去聽金巴李斯特的提琴演奏的事也有過，每天晚上站在華懋飯店餐廳外偷聽裏面的音樂的事也有過，作大路等歌時，除平時在工人中體驗和消化了他們的意識外，每天去碼頭上馬路上觀察工人的生活，學習他們的聲調的事也有過；這不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模範嗎？」

聶耳在聯華最初的工作就是漁光曲配音，以後繼續着大路新女性等片的配音，同時

「開路先鋒」，「新女性歌」等曲譜，這時又替蘇華的「飛花村」等歌  
「風雲兒女」等片作曲，且指導配音。他又替舞臺劇「  
碼頭紅暴風雨」和「回春之曲」譜了「碼頭工人」，「慰勞歌」等歌。自從「開路先鋒」  
「逃亡」，「桃李劫」等片出了之後，「大路歌」，「逃亡曲」，「畢業歌」，「馮水風雨」  
「特爾耳」之名也傳遍了各地，但他並不以此自滿，他還抱着了雄心在音樂上再  
謀深造，替中國樂壇建立一個新的系統，於是他離了聯華，離了祖國，到他辛苦積得的  
錢回本來，他的目的是要到歐洲。（以上引承箕的「聶耳傳」。）

他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六日到長崎，十八日到東京，他的生活凌亂極了，到演奏會  
聽音樂，看寶塚的少女歌劇，看松竹少女歌劇，看映畫院映會的電影，吃大蝦飯，看跳  
舞，銀座散步，大岡山吃雲南口味，他的生活從表面看來，和一般去日本開游的上等人  
本的生活一樣。可是他另外有一種規律，控制他自己，四月十八日到東京，十九到東亞  
報社，拉了四個鐘頭的提琴，六月二十五日，他閱讀的能力已經有可驚的進步。他說：

「合長在兩個鐘頭以內看日文書的數量是打破從到日本後的紀錄。」

他的生活的紀律是很嚴肅的，在雜亂的生活中指揮着自己，他不是來游玩來消遣  
時光的，他的第二個三月計劃，到日本三個月後（七月十四）已成功。他說：「第二個三  
月計劃真是在月前實現了。按照目前說日本話的程度，已是超過預料之外，自己向自己  
喝一杯罷！」（聶耳日記）第二個三月計劃，便是培養讀書能力，同時加緊「音樂技術的

修養。〔第二個三月計劃開始的後一天（七月十七）我們的大衆歌手，就被日本鵠沼無情的海波把他搶奪去了。〕

承其「聶耳傳」說：「因爲七月下旬日本新協劇團，要到京都大阪公演，有個朋友約他去帮忙，他們二人在劇團之先出發，想在沿途游歷，到了神奈川縣的藤澤町，住在一個日本朋友的家裏，每天都去鵠沼海岸游泳，不料竟因此致死，他死後，由他的好友張鶴君經理了所有的後事，屍體就在當地火葬，遺骨也由張鶴君送回中國上海，藝術界知道他死，舉行一次盛大的追悼會。」

聶耳死後一個月，（一九三五、八、二六、）不知道是誰在他的日記後面寫下一段文字，字體非常潦草，不容易認識，可是文字是精彩的；我現在把他摘抄在下面。

「從昨夜到今早看譯文上紀德的論影響，開始好像很沉悶，讀到兩三頁後被裏面深刻的真理吸引着了。他指出歷史上偉大的作家怎樣不斷的在追求影響。因爲影響能夠把他們潛伏着的生命喚醒。歐美今日作家有一個惡劣的傾向，就是怕受影響，有一個青年說：「我不願再看歌德，我怕看了太受感動。」拒絕影響的結果，使自己的生命的財富，萎縮而不能發展，於是今日的作品，都成爲嚼過的，怪癖的空虛的東西。影響不會消滅個性，反而成了發展個性的契機，這把握，是在方法論上有真理的，可惜他所說的這也可以發展的個性，完全理解作精神的，天才的意味，好像人們的財富，生來便是存在我們的心靈裏了，讓影響的鑰匙來把他慢慢的打開，我以爲個性的寶庫雖有，但並不是

生來就充滿着財富，這財富在他的一生的經歷中，慢慢的積蓄起來；……是的是的，偉大的作者，都會不斷地的追求影響，每一個影響都能使他的認識愈加高愈更的加廣。把聶耳拿來做例子罷，他這小小的日記，不正是一部很好的追求影響的歷史麼？我們不是可以看出他爲影響而奮鬥，而苦悶，而興奮，而猛進的活動寫真麼？雖然他的夭折使他不能達到偉大的成就，然而他在中國音樂界令人注目的成績，不正是他肯虛心追求影響，從現實的低層生活中認真學習的結果麼？

這一段文字，就可以作爲這一篇傳記的結論，但在抗戰的今日，才知道這時代的音樂家，在客觀環境影響下面的時代的產兒，他把大時代所給與他的影響，又影響這偉大的時代，他對於他的母親，貢獻的禮物太多了。（徐嘉瑞）

## 憶聶耳

那已經是過去六七年的事了，我們底故鄉——雲南，因爲把火藥由城外搬到城裏來，造成了空前悲慘的「七一」火藥爆發。正義感動青年學生們，用純潔的人類天賦底同情心和熱血結成了「七一」青年團，幫助那些喪了家丁了人而無依無靠的數千難民請命，教育和領導外，還預備開遊藝會募捐。那時我在東陸大學預科肄業，也爲的愛好藝術便讓這波浪捲入。每天到王主廟去，在那些相熟的陌生的青年中間來往。

那一天時間是較早，我和許強君走進二門，他和一個坐在欄杆上，滿面笑容的人打招呼，介紹了，是省高師的學生，名字很熟，聶守信！你！

跟着是情感和思想把我們捏在一起了，我更深地知道你，由家庭直到個人生活。

你是玉溪州城人。但你從生長在昆明，沒有回過家，你怎麼會長在昆明的？你爸爸行醫到昆明，來是方便些。但你很小時他便死了。由你母親一面教書，一面也看看病，撫養着你的兩個哥哥，守城守先。和一個姐姐，你，過活。

高師裏讀着書，爲了內戰，全省學校停辦之時，你會勇敢地參加軍隊，這使你了解了和你一樣千萬小兵那角落的命運，最後軍隊失敗，你奉老母慈命，不得不轉回鄉里結束學業。

我們認識的時候便是你剛卸去了征衣。

此後我們相熟了；省師，甚至全省教育界的一切課外活動，幾乎都離不開你。辦藝項目，你就常擔任了主角。演劇裏最重要的女人，就都是你。有一個時期，馬利亞這名字會代替大家熟知的聶守信。在昆明市千百學生口中呼叫着便爲了「克位維新」，將中你藝術的感人深刻。那時候，爲了劇情你會被裝過一次棺材。

我們來往較密，你是朋輩中最不能少的有趣人物。我們從沒有見過你在任何時候太過眉頭，有你的笑聲處，空氣從不會沉滯的。

記得有一回，我和別的朋友，到南門外玫瑰田畔。一個頗富詩意的，微雨的那外景

朦朧在煙雨中的西山，靜峙在昆池上面。一株大樹下滴着小雨珠子，打落在一頂雨傘上。我大聲叫了，驚覺下面的一對青年男女，是你和我們東大的同學袁女士。

在封建的昆明，這是羅曼斯的奇蹟。那種興感使我忍不住寫了那篇『玫瑰田畔』。而且就做了作文。不妨給教師的女兒看見了，她和袁女士是同宗同班。自然是最好的朋友，於是我的文字便被她們全班傳觀。弄得袁女士很難為情。我覺对不起你。向你道歉。不料你却說這是最光明的事。我們青年本身是負着反抗舊社會一切惡習的。無論是誰。你鼓吹我把報紙副刊去。於是昆市的青年幾乎沒有不知道玫瑰田畔的故事，這影響以後反對封建有了怎樣意義呢？

大胆坦白是你天賦的特性，然而即使就是在這些玩笑的羅曼斯上，便也不會把社會意義忽畧過。

跟着便高師卒業了，小河中那裡養得住大鯨？昆明那樣閉塞的山國，又豈適合你生存？你有勇氣有天才和抱負，命運注定你必須要在污濁的空氣中奮鬥。你便聽着『不願生死往誰奔』！衝出山國。作第二度流浪。這時你可不是當兵，而是跑到上海，爲了生活幫一家同鄉的小商人做事。

我到上海來，你和雨笙到平安旅后找我。他鄉遇故知，我歡喜如何，我把你一抱摔在牀上，極度的歡快壓到我們，除了瘋狂的笑，什麼話也不想說。耳！還記得末？

不久，商業凋蔽的浪潮，把你依靠的那小商號也沖倒了，失業羣裏，加上了你。

慈愛的母親同哥哥們，速速來信催促你歸里。你堅決的意志，毫不為情感所動。毅然地三信說：我不會回來。也不要你們為我的生活擔憂，我自己想辦法。自掙自扎奔自己的前程！

你熱心看報，固不自那時始。然而那時，你是特別熱心起來。每晨第一件事，便是拿着份申報或新聞報看，你固然沒有放棄每天的政治經濟及各方面的消息，而此刻特別引你留心的，是一般失業人們所特別注意的副張廣告。你想在人浮於事的上海灘上，重新建築起生活底基礎來。

耳！你那時候的生活是怎樣呢？是一般醉生夢死的少爺兒們所能想像的書理解得出的嗎？然而，在如今這時代裡。像你那樣掙扎着的人，正不知有幾千幾萬呢。

在一般平凡的人。也許感到無生活的勇氣，而向着浩淼的黃浦江裡找安慰了吧。但這永遠也不會在你腦裡發生過的事情。此刻也當然想不到，「努力掙扎」，照着你時常悲壯地哼着的「不願生死往前奔」的原則，不屈不撓地和人生的苦難之惡魔相搏鬥。耳！你今日的奮鬥成就誰說是偶然的？

終於報紙的一角，使你發現了黎錦暉主持的明月歌舞學校招生的廣告，便如發現了珍寶，這是你久思未得的機會。你的提琴本來自修的有相當根底，報了名，為迎合主考者的味道，買了許多三蝴蝶之類的歌曲，趕着練習。赴考的時候，你失望了。你看這多應考的人，不乏專家，你這半路出家的，休想拾這碗齋飯。所招的人，男的不過三四個

。然而出你意外的，初試後不久，即得到通知，心驚胆戰的起了復試，結果你是被取錄了。

此後，你就由小商號的棧房裏，搬到愛文義路文德坊隔壁的學校去住。每日過着你適意的生活。

當明月歌舞學校在奧地安大戲院公演。我在第一排看着自己的朋友聶紫藝高興地拉着小提琴時，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同時預感着你將來有無限的前程。耳！古今中外的天才那一個會是偶然登天的呢？

各學友們，都對你好。這當然是你對每個人都一樣親切有趣的原故，由你們的師母（？）徐來以下，比你小的王人美以至於和我們，都叫你小弟弟。

使你直到此刻還深的意念着，想對你提琴的進步便聯想着這時期的美的生活。

白麗珠天真的小孩子，天真的心，會由衷地關懷你的一切行動。她會責問你「聶子你今天提琴只拉了某點鐘！」「聶子你今兒早的提琴還差某分鐘，」「聶子你今早的提琴已經拉了某點鐘了。」……很受感動的你，對她發生了天真的愛。自己勉勵起來，每天便努力練習。隨着你的高興，一天天增進。你的提琴也一天比一天進步了。

袁女士因阻止便入歌舞學校未果，而自暴自棄的浪漫行動傳入你耳裡後，你們是無形決裂了。恰在這時，這顆清曉的露珠却正滴在你殘花白心上。美麗的新鮮故事，隨着感，樹根沾又開始來陪伴你了。

有一早晨，你跑到女生宿舍裡。沒有別人，白麗珠正酣睡，你偷偷地去吻她，一個不夠，再一個。第三個時，她把朦朧的眼睛睜開了。「聶子你偷偷摸摸幹什麼？」你便紅着臉跑了。直到夜裏才回來。此後你們互不理睬。互相不說話。互相吃不得飯。最後是她給了你一封天真的講和信。隔闕才打開了。

明月音樂歌舞學校，在改爲聯華歌舞班以後，跟着你與黎氏的意見——也可說是思想不合。便退出歌舞班，到北平去旅行。那時我也在北平的一個學校裡唸書。我們相談起分別後的生活，嘆息而又自慰的說：想當年在家鄉時的許多友人們，都像鋼心鐵志的英雄。然而會幾何時，時代的鐵輪竟無形中跨過去了，朋友們死的死，走的走，變的變，病的病。一貫地繼續着從前精神的，還剩得幾人？說的時候我倆不禁暗然地相對，作了同情慰安的笑。

你努力音樂，我在校裡雖則學過工，改政治經濟，但自己喜歡看文學，我們的目標有共同處。你翻着我的一本詩歌，會對我要求說：「我們互相需要，你可以爲我作許多詞。耳」想起來遺憾！我竟辜負了你，我自斷絕了詩的生命，也從不曾給你作過一個詞。

不久，我利用暑假到普陀旅行去。返平後不多幾天，你又轉上海去了。隨即你加入了聯華公司，在音樂部任職。

這時期，我們比較疏闊些，生活忙迫，再則也便爲了相隔太遠的原故。信件也少來

使。只思想和情感仍舊把我們緊緊的聯繫着。

畫着紅太陽的飛機，越過山海關的砲火烽煙，在北平上空成羣結隊地高翔低飛時，在一般瘋狂的避難人們當中，我是爲了厭倦北平生活也跟着到上海來。

此刻，你不是高師學生，店夥聶守信，也不是歌舞班的聶紫藝。跟着你的環境變動，你的名字。已改爲聶耳，擔任了聯華的音樂部主任，在揚子江暴風雨上演後，你自己自作自唱的碼頭工人歌，打磚歌，等在百代公司收成蠟盤。第一次對你最得力，而又最痛惡的淫調製作者黎氏放了一個進攻的大響砲。第一次創造了新興音樂內容形式的雛形。

你得意地說，我由工友們的口裡學得了上海土話，由他們的生活裏了解他們的內心，我必定盡我所有的才能用音樂的藝術表現他們，頌歌他們，叫出他們的不平。

北方的風雲消散（？）了。我沒轉回就蹲在上海。因爲都是努力文化工作。我們情感特別融洽。雖則我們都爲了各人的事業，很少閒工夫聚在一起。却隔闕不開我們精神的聯系。

爲了某種關係，你退出聯華。隨又投入百代公司任音樂部副主任。

你一向是橫跨在音樂，電影，戲劇，甚至文學上的。揚子江暴風雨便把音樂有力地搬上舞台。一九三四年，自任光安娥作的漁光曲，以着傷感氣氛迎合了一搬市民，掀起音樂電影合流的風潮以後。每部片子出世必得有音樂配合，而什之九倒是你一人支持。

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止息的音樂與電影合流的巨浪，首功者，誰不承認是你？你知道藝術力量，並不儘迎合羣衆，而是要領導羣衆。感傷氣氛跨過了大路歌，開路先鋒，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等一個比一個尖銳的調子，被龐大的羣衆接受了以後，劃時代的革命音樂家的你，遂爲大衆至深地認識並擁護了。

去年，爲了有人說你專同田漢譜曲。而被注意搬到霞飛路一二另八號住，冬間，我和雨笙們也搬到你隔鄰。我們常到你那裡彈琴。你總是埋頭工作。有時你到我們那裡吃飯談天，有時我們不免又談到，「朋友們抱着一貫精神幹下去的幾，十人中，剩的幾人？」的那種舊話。

種種事情不如意，上海生活我又厭倦了，決心到日本再準備幾年。你很興奮地說無論如何把目前擠下的工作做清。以後不再接做的。不到三四月，便到東京來找我。

今年三月二十九晚，我因次日動身到東京。退了房子，收拾東西，就搬到你那裏，非要送我的行，也留在你那裏。一會你說，今晚我同唐納約好要到他那裡去商量一個戲本。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說我門三人談一晚也好。要是你覺得不方便，叫菲回去她的。你堅定的說是真約了。我便讓你去了。直到我們在東京最後的一晚談話間，我問起你來，你才告訴我說當晚和唐納沒有什麼約。不過要留給我們間最後的一晚。但不巧，到唐納處偏偏也不在家，十二點鐘過後也仍舊不見。你只得又跑轉延平邨金篋家睡。在他們客廳的沙發裡，王人美三點鐘拍戲回來還挨嚇着。你是這樣的體貼朋友啊。

虹口碼頭上，你、雨笙、澱波，和菲四人的寂寞視線緊緊扣着我，長崎丸把撐斷了。我們也就這樣的分別了。

但我等待着三四月以後，再和我活潑有趣的老友在異國的土地上携手。

却想不到我到日本才剛滿半月，你便突然出現在中村方我的眼前。

當時你就和我同住，同吃，同玩。也一同上課。這時我有些恨你，因為我在上海時，常是由八點鐘睡到次晨八點鐘的。雖則早間菲醒來她要不甘寂寞的和我鬧，把我吵醒了。但我仍能生權威使她靜默。你到東京後，每晚和我講話，和我出去玩，聽音樂，看歌舞。我愛這個我不能拒絕你。常常是十二點以後，兩點才睡。次晨六時，又被窗外小公園的「拉機我」體操叫醒。其實，耳！神田一帶住的多中國人。我前後左右更包得實實在在，澈夜澈朝的吵鬧，你以後爲了怕拉提琴妨礙鄰住的搬開了。我也沒有那一晚是睡足八個鐘頭。

你搬開了形式上我們雖然分開着。但那咫尺的路，我們每天上課吃飯遊玩大多仍在一道。星期日到漢陽樓聚餐。加馬希援和常在一起的楊式毅，遊公園，鬪劑我們久累的身心。

你在朋輩中最自驕，常常鼓起臂上的栗子肉，彈彈堅闊的胸脯，哼一聲，叫一聲。你是天才中幸福者，歌德托爾斯泰悲多汝這一流。以你的體質，將給你一個很長的發展天才的壽命，誰料到二十四年的活命便算作了你的一生？

記得我們常把人的體質和壽命連起來談，我告訴你，我死過兩個哥哥，大約是媽媽加意調理，使得我從一歲到三歲的苦病中活下來，從小失了健康直到現在。一貫的生活方式，使我沒有恢復元氣的機會。今年我們一道，大約是生活過得太平安了。使我忽然想起五六年不會想起過的生日來，式毅同你都說聚餐一回紀念。我玩笑地說，四年前在普陀，一個朋友做生，我們爲她祝壽，吃長壽麵，過生不久，她便害真性霍亂死了。我在家時是病客，每年照例兩回大病和四回以上的小病。出來五年雖未病過，但以這樣的身體。要死起來也很容易。結果我們聚餐了，聚了餐還到井之頭公園去玩。我沒死，想不到那玩笑却成了對你的讖語。

我們素來不大喜歡談家常，最近大約是沒話可談了，我所愛聽的作爲小說滋料的你許多經歷已經爛熟在耳中。此刻你常常和我談你的母親，你說你來東京時寄了百十元給你媽媽。她回信說給你存銀行，等你回去用。我想起你那戴了眼鏡的白髮老娘，她將怎樣地來担負這種如今的悲痛啊。

在東京每禮拜早晨，楊式毅我們三人常常一同研究日文，同談着一種雜誌的論文。我們便討論。報紙上有問題也各人發表些意見。

跟着藝術聚餐會要我介紹你去參加，第一次見面禮，是你的中國音樂戲劇電影作了精確而透澈的分析報告，在狂熱的掌聲中結束了一點多鐘的演說。使留日較有希望的四五十年青年，認識了我們的天才音樂家。不但能唱歌，作曲，玩樂器。而且能說動人的話。

，不只懂得高深的音樂藝術理論，社會科學的頭腦也武裝得很結實。

暑期來了。戲劇座談會的朋友們多到防州避暑，說在那裏排演劇本，暑假後轉回東京公演。洪業約你担负重要工作時，你慨然允諾了。此後便是我們等待着海濱的快樂時期。

快放暑假了。你告訴我們，在北平時認識一個幹戲劇的姓陶的朋友，他介紹了你許多日本幹戲劇的朋友。一位朝鮮人李相南君，是日本有名的照明主任，他準備回朝鮮，你要跟他一談。並幫忙將作旅行公演的新協劇團順路去。你可到各劇場，各影院參觀。我們曾鼓勵你不要失此機會，并且和他們在一處日語可提前更早完成。早遂行你到歐洲的計劃。

同鄉請到暑假屋子找在保田。你說先到藤澤等新協劇團同行。如不到朝鮮，等公演完畢，八月初就可以來同我們一道洗海水浴了。

你們決定七月九號動身，八號晚我一人和你拾了行李。一路談別。這晚談的話很多，可以說是到東京來談話的總結。由你從小的生活，直談到現在。甚至由袁某某談到白虹，王人美王登，以至談瑛。和最近和你蜜切通信的兩個蜜友。你談到關於無錫的王，如何領導；南京的邱，如何指撥。談到自身來，我們痛恨喪心的所謂留學生，也為自己的環境深感不滿。我們同聲憤慨地說，能够不為環境的惡習所染的人太少了。就同世人平凡的居多，所以拔萃者少也才偉大。我們各人自勉吧！努力吧！反正現實我們是不滿

的，我們有的是勇氣，我們還年青，我們固然不是超本，但也不要把平凡許自己。

我們又談到國內的友人們了，各人舉出些例子來褒貶，同時也就是策勵自己，你最後說，像余餓說他沒有頭腦吧，又相當接觸過些人，但每月也有相當收入，可是一本書都不肯買。只是備辦打獵呀之類的玩意。毫不對將來作點有計劃的打算。而還時時叫窮。最近更要坐汽車了。我說這就是他們的將來打算了。你不是說報上還說要蓋洋房了呢。我們不要隨便重視了人，使一位有虛名的「電影明星」，怎樣覺悟，事實上是等於拉一條出河聖諭一樣的格格不入。由他去吧，自甘沒落的人是無法挽救的。

不到一月就見面了，當晚深夜分別，你說次晨五時就離開你的家，我也便沒有想到送行。

你走後，我們的心也怪不安，等不得學校結束，十三號的我，也就和式殼搭車到保田來了。

十八號的早晨突然接到一個怪電報「聶死了快返」。

一來是聶字在日本少用，讀音不統一，電報上不是我們熟悉的音，再則也爲是意想不到便會死。在這個雨天的早晨。我彷徨地懷着顛疑惑的陰暗的心搭了東京的車，三點多鐘的時間挨過了。兩國驛下了車，即刻叫汽車衝到住處。

「你來啦？你來了！聶耳死了！你知道嗎？溺死了！」

好像是宣佈我的死刑似的，我渾身一陣疼痛，我怔住了，耳膜也僵了。這聲音似乎

不大。但我聽來像暴雷。半響靜下來後，我才詳細的聽着他說。

今晨一個朋友到這裏來，說青年會有個姓冀的出了一張通告說，聶耳洗海水澡溺死了。招他的知友商善後。即跑去一問，那出通告的冀君，是聶耳到東京來認識的朋友。聶隨回去的李君也認識他。發生事後，李打電話到東京，把他促到藤澤。但他也不能作主。屍體又無下落。他即趕回東京來出那張通告。

我即刻去找冀君，也告訴了北上過的話，因為東京的鄉友們全都避暑去了。打電話也來不及。便和冀君馬上搭車到藤澤。在車裡我心裏還想，也許你約着李君們到車站來歡迎我們。或者我們到李君家，你，正高興的拉着提琴。最不濟也不過被浪捲進了後打救起來。此刻睡在床上靜養。海水固然有威力把一個生的人能够淹死，日本海水浴每年固要淹死幾十人，但千萬人之中難道偏偏的就在你頭上麼？

但是我們到警察署的時候，一個日本警察說，屍體已在正午十二時找到了。我心一冷，覺得世界上真就沒有了你了麼？我此刻微倖的心理，仍舊想着。你被浪捲到一個地方，像我們早前看過的許多小說裏寫的被人家撈起了。此刻還沒回來。說是你的那個屍體，一定是警察當局掀脫担子隨便拉上一個屍體說是你。反正像黃浦江裡，一天有多少具無名屍首，誰又能分辨得出誰是誰。

然而你我是知道的，當我同着冀君李君，及你住在的李君朋友濱田實弘家一家大小男女，送着你的屍體到火葬場。耳！多麼淒涼啊！我叫掀開棺蓋，由屍體邊也經發出了

氣息。裏面的人如果真是你的話，那麼永無再和我們立在一道的時刻了！

不是你是誰呀？特別張開的，你說是生來聽音樂的耳朵。右領下拉提琴磨起的青塊。耳，不是你是誰呢？耳你還能掙扎起來，起來吧！起來，跳起來，唱起來。笑吧！然而你，的臉青腫。一竅流着血。一叢山花在你腳下。你是永遠這樣地躺着了啊，這悲慘的結局，永遠決定了你一生和你一生的命運。

你的棺材被放在葬爐裏，我戰慄着一顆心，痛苦着一顆心，看着開了門。一陣電火聲，轟轟的時候。我像覺得我在的不是人間。

我像做着夢，一個可怖的噩夢。

在上海時，我做過這樣的一個夢，夢見你死了。你的屍體靜謐地躺著。我的心陰暗恐怖，我抱着你哭起來。醒來時，一身冷汗。我在抱着菲。我將她叫醒。我把這個奇怪的故事告訴她。我的心還跳着。然而我們笑了！不久隔鄰早間的鋼琴聲。清脆地鼓到我們的耳膜上來。我們於是又笑了！那是你早間必作的功課啊。

噩夢是醒的，醒了是快活的。然而，耳！到了這恐怖淒涼的高峯，以素來的習慣，素來習夢的習慣，此刻應該醒了的。

然而這噩夢竟長久的延下來了。

完了！完了！僅二十三年的生命。完了！使未曾爆發的才能。完了！你在生的一切。

耳！剛出頭的天才，剛發光的巨星，你竟這樣的與世永辭了。

十一點多鐘，冀君們把你的屍灰盒子捧回，那麼小的一個盒子呀。會能裝住了活靈爆跳的你麼？

你的像片還笑着，香煙繚繞着。淒涼在我心裡的情緒，是怎麼也理不清。

人間永不再得的好友，老母再盼不歸的愛兒，社會偉大的天才，你，人類底明星，新時代底歌者，開路底先鋒，此後叫人們再到何處去找你這無涯的遺憾？叫人們怎樣消受啊！

你悄悄地來了，這動亂的時代裡。你叫出了最明的歌聲。然而這歌聲，還沒有宏大發揚時，你又悄悄的隨海水的泡沫消殞了。但是十萬人唱着你的歌，便死後，你的靈魂是不寂寞的，上帝待你太殘酷，羣衆是不辜負你，二十四年的苦幹奔忙。

時代正進行着瘋狂，正進行着你的歌聲。

搜索着我們過去的歷史，直到現在呵，即使被人稱做鑽石心腸的我，投筆竟也不能不顫手了！（張鶴）

一九三五、七月二十七於保田

## 雲南的愛國詩歌

雲南，僻處於西南邊陲，在抗戰以前，一切都為國人所注意，而雲南的人士，又

往往安於樸陋，不以文采自炫於當時，因而滇中詩人，多寂寞無名，不為國人所重視。現在我搜覽了雲南前賢的許多詩集之後，才知道天之生才，不限以地。滇南詩人，雖無卓然大家能與李杜韓蘇伯仲者，而未嘗不多佳妙！且滇人作品，頗多慷慨悲歌之語，能激勵讀者。為接受文學遺產，為加強抗戰意識，我覺得把前賢的有價值的詩歌，加以表彰，該不是件白費工夫的事吧！

滇中詩人，當首推錢南園，楊文襄，張愈光，普荷，盛毓華諸公。錢南園，昆明人，名澧字東注，南園是他的外號。他是遜清乾隆年間的進士，官御史。當時和坤用事，南園疎摘其奸，直聲震天下。他的書法，遒勁逼平原，嘗乘興酣的時候，繪畫瘦馬，識者珍之如拱璧。他的詩，蒼鬱勁厚，惜身後稿佚，存者極少。他有絕句一首，題為「出塞」，最為世人所傳誦。詩如下：

高秋風急塞天遙，

落日平原好射鵰，

獨向玉門關外望，

可兒千載一班超。

南園是百年以前的人，而尙武精神，發達如此，令人欽佩！

南園死後，師荔扉曾以詩哭之云：「警欬香奩存，精神迴不死，留在天壤間，長照霜林紫。」此四語深明哲理，可以悟立身報國之道，可以和美國大詩人W·惠特曼的「暴君們的武器，殺不死一個離開了軀體的靈魂，它留在大地上無形的走着，低語着勸勉着驚醒着」四句詩相媲美。

楊文襄，名一情，字應寧，號蓬菴，安寧人。文襄生於明時，出將入相，功在竹帛，明史有傳。其詩感激豪宕，富於愛國熱忱。爲減少篇幅起見，只選錄數首：

### 破虜謠

(一)

大呼陷陣殺身雄，  
不見羣兒在眼中。  
砲火雷飛箭星落，  
回頭一霎虜塵空。

(二)

沙場塵戰月昏黃，  
夜色慘淡星無光，  
明早轅門報名次，  
將軍親驗血衣裳。

(三)

將軍威武不可當，  
千騎萬騎皆騰驤，  
會須踏破天山缺，

淨洗腥羶復故疆！

(四)

白旆中央西出關，  
三千鐵騎盡歎顏。  
大將端居若無事，  
但聞人唱凱歌還。

宿 徐 州

警柝聲嚴院鑰深，  
一燈無語夜沉沉。  
多情合是窗前月，  
照見平生鐵石心。

昭 君 怨

馬跳絃管去不還，  
朔風吹雪暗陰山。  
髻鬟繚亂眉黛損，  
生世豈識燕支寒？  
自倚朱顏天畀美，  
不賂丹青心不悔！

黃金有神解移人，  
何止妍媸能審真？  
玉顏慘淡啼紅頰，  
驚沙撲面馬不發。  
馬上遙傳胡地辭，  
如訴如怨聲嗚咽！  
君王莫更傷蛾眉！  
妾自薄命非人爲！  
自從漢女嫁胡兒，  
漢塞已省防胡師。  
亦知和親非得策，  
漢家將軍空虎貔！  
人生於世貴有益，  
玉骨胡塵豈輕擲！  
君不見宮中多少如花顏，  
塵霧銷沉誰爲惜？

張益光，永昌人。他有一首「昆虫語」云：

滇南雜記 雲南的愛國詩歌

嗟哉猛虎，

橫行道阻！

我欲射虎，

誰借我弩？

我欲殺虎，

誰假我斧？

悠悠蒼天，

寧獨予苦！

先生生在明的中葉，大概是有所感而作罷？

普荷，是明末的詩僧，原係晉寧縣唐氏子，名泰，字大來，天啓中明經進士，因身際鼎革，痛祖國爲異族所據，又所計劃迭經失敗，雄畧未克發展，局勢日非，挽救無術，乃削髮爲僧，住鷄足山，世稱爲擔當和尚。工書畫，能詩。擔公雄才毫氣，因悲憤國事而隱於僧，故所作詩多慷慨激昂富於愛國思想。今試舉數詩爲例：

易水歌（爲鄭延平臺灣出師時作）

怒濤一鼓天盡黑，

羽聲鳴鳴山欲裂！

## 關山月

關山月，

纔圓又復缺。

嫁夫未三載，

與夫永決絕。

更因明月太孤寒，

致使花柳無顏色。

花柳多情不耐秋，

徘徊只見月當頭。

不知邊塞征人苦，

可與閨中一樣愁？

剪刀聲碎蟲聲哽，

少婦停梭清夜永。

解衣怕上合歡牀，

有恨都成明月影。

欲報國仇甘自棄，

女流饒有丈夫氣，  
若得揮戈建大功，  
妾願居孀君盡瘁！

此詩借征婦起興，勗男子爲國殺賊，開軍國民教育於二百餘年之先，婦人以其夫職死爲榮，擔公何等才識！

### 嗟哉行

嗟哉！

上楮弋而下羅羅，

東西南北，

有足亦難過。

黃鸝鷓鴣紛相比，

麒麟駑馬交相抵，

無行無止，

無彼無此，

是類依阿非類死，

寸天尺地薄無底。

亦龍亦蛇，

亦鱉亦鯉

龍籠高飛蝦蟹徒，

我欲從之，

滔滔者是。

噫歎歎！

世間若有真蓬島，

卽不餐霞可娛老，

寄與世人休草草！

此詩大聲急呼，痛斥滿虜入關時種種虐政，傷心世路之危，爲國民最好棒喝。盛毓華，名西樓，永昌人，他有一首「費宮人刺虎歌」，最膾炙人口，詩如下：

大虎橫行小虎狂，

大明君臣走倉皇！

衆人畏虎向虎拜，

河山增羞天無光！

宮人烈有女丈夫，

花作容顏雪作膚；

滇南雜記 雲南愛國的詩歌

四〇

虎不畏威虎愛色，  
力不能制計可圖。  
芙蓉纒下藏匕首，  
詐稱宮主笑晉酒，  
力小如鷄膽包身，  
誓拚此身葬虎口！  
紅燭陰陰夜色慘，  
斯時虎醉如泥偶，  
如風快趁柔荑計，  
直將殺虎當殺狗。  
刀及虎項心猶怯，  
刀入虎腹眼欲裂！  
香汗如珠嬌喘頻，  
鴛鴦衾濺腥羶血。  
上報祖國恩，  
下洩生民怒。  
使妾生得爲丈夫，

那效羣公認賊作父！

貌如花，

刀如紙，

天縱惡，

我雪恥！

世間枉自作男兒，

聶政不雄，

荆卿愧死！

除上述諸公而外，滇中詩人，佳作尙多，我最愛清初龔譽崖先生二絕云：

少年行役執戈爰，

百戰餘生膽氣粗，

飲馬長江休照影，

恐驚霜雪上頭顱。

× × ×

無定河邊夜月昏，

黃沙磧上陣雲屯，

三千盡有封侯骨，

滇南雜記 雲南的愛國詩歌

畢竟誰擒吐谷渾？

與龔先生同時的還有一位羅觀光，他有一首從軍行，更雄壯可喜：

捧檄辭故國，

負羽從戎行。

迢迢萬餘里，

遠赴哀牢疆。

炎方氣候異，

八月猶驕陽。

飛瘴如長虹，

明滅乘風揚。

流采射太虛，

白日無晶光。

行人伏江介，

疲馬臥道旁。

歷歷艱危地，

安能辨忠良？

丈夫事弧矢，

壯志凌八方。

生宜圖凌煙。

死宜埋戰場。

如何伏波將，

馬革思還鄉？

劉彬先生，是明朝的遺老，他有亡國紀事詩十二首，語極沉痛！現在只有五首保存着，其餘相傳有所觸忌之事，爲前雲貴總督張允隨禁刊，因是失傳，真覺可惜！現在我們於緬甸淪陷聲中來重讀劉公的詩，真有今昔之感：

(一)

倉促乘輿異域巡，

每從草莽認君臣，

中原尙少藏身地，

緬甸誰爲報國人？

(二)

航海勤王事事空，

將軍血淚灑西風。

彝歌緬酒朝朝樂，  
何用飛章達帝聰。

(三)

誤國欺君死尙遲，  
釜魚几肉竟無知，  
不思出險扶危計，  
國璽能充幾日飢？

(四)

休從緬甸憶中華，  
舍死全身事可嗟！  
當日香魂猶在否？  
至今誰弔漢宮娃！

(五)

萬里投身虎口中，  
身亡國破兩成空！  
可憐忠義同時盡，  
血濺香城歲歲紅。

上面所選錄的詩，雖寥寥數十章，但都是激昂慷慨的作品。在烽火遍地的今日，我們來讀它，應當如何的感奮與起呵！

## 農村一角

### 報應

雲龍鎮曹某的妻子死了，是爲分娩而死的。這件事，立刻成爲茶社中一般人們講報應的典型。

「曹二嫂死得真可憐，他丈夫出征不久，家事又貧寒，頭一天，還去栽秧，不料第二天就死啦！」一個手持長烟袋的老年人，在茶社內先談起街鄰上發生的這件新聞來。

「聽說她是爲做月子的，真的麼？」茶社老闆很急切的問。

「是勸嘛！——不過有冤孽報應在裏面，被鬼迷，大概是冤魂索命。」老人用威壓哲學的眼光解釋這件事的因果。

「冤孽？到底是雜個？你詳細說說。」老闆再催問。

「我說格你們聽！她做月子的時候，睡了三天三夜，胎兒任雜個都不會落地，後來吓，她然忽一陣子昏暈過去，口中流血，時常斷斷續續的說些昏話。睜開眼，她說，就

會見鬼怪。過了一頓飯時候，稽首人事，她婆婆才問她是什麼人來作祟？她說：是已死去的叔叔，帶着兩個惡鬼，拿着鎖鍊來逼他走，三個人站在牀前，兇神惡煞，很害怕！她接着又說出心腹中的秘密來：前二年，小叔在家病重的時候，叫她舀一碗水給他喝，她因為忙着炒菜，沒有做到，當時，他就在病中罵她，你這樣刻薄，我死後變鬼也不饒放你呢！現在小叔的冤魂果然來向他索命。這件事真有冤孽報應，你們說，格是？

「後來又雜個呢？」另一個人問。

「後來，她婆婆燒些錢紙，禱告冤魂饒放她這一次！但是，冤魂那裏肯輕易答應，所以她終於在月子中斷氣，連胎兒也死在腹中，你說，慘不慘！」

「唉！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一個戴着拾光眼鏡，穿着一件灰布長衫的鄉紳，文講詢的插嘴說。

「不錯，不錯！報應是有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要報，時候不到。而且在目前這個時代，報應得更快。現在一般新學家用「迷信」兩個字抹殺一切，不講報應之說，無法無天，胡行亂為，真正可嘆！本鎮發生了這件事，應當宣傳一下，關係世道人心，真不小咧！」又一個鬚髮蒼白然的老叟應和着說。說話時，嘴唇微微開張，可以窺見他的門牙已經脫了兩顆。

我在茶社中聽得這件新聞和老人們的議論之後，心中感到一種憤慨：丈夫出征，孕婦慘死，你們還講什麼惡報，薄空誣人清白！一方面又想到世間上原是有着最悲痛最慘酷的事情，是在無知與愚昧的外幕後進行的。

### ▲冲喜

「你知道麼？」

大概是舊曆的中元節，我回到那鄉雁塔村去。晚上，我和妻坐在院中銀灰色的月光下面談閒天，她突然這樣問我一句：

我還沒有回答，接着她就講下面的這段故事：

本村李家那個獨兒子，在六月二十四的火把節那天生病，病了半個多月，臉兒枯如黃葉，身體瘦似乾柴，請了多少醫生來，都醫不好。

父母見他的病老是纏綿，心裡着急得很，就聽了旁人的話，湊了一筆錢，替他在病中辦理婚事，把新娘子娶進門來，說是「沖喜」，可以驅逐病魔。

初來的溫文而羞澀的新娘，受了公婆的安排與吩咐，另外在樓上住宿。那新郎呢？也恰巧住在樓下正堂右半截的一間屋子裏。新郎在樓下，新婦在樓上，同是在一條直線內占領空間，同樣在相思，却不能相見，真有咫尺天涯之感！

新郎就這樣的獨自一人，孤孤的臥病牀上，連續的發出苦楚的呻吟，虛度了新婚時期的三個春宵。

第四天，雄雞報曉時候，太陽的光線，漸漸的由東方射出來，樹梢屋頂，都似乎鍍了一層金色。新娘聽見撕破黑暗的鷄聲，趕忙起來，到堂前打掃。慢慢的掃到新郎的臥房門邊。她看見房門是半開半掩，她也分明聽見，新郎的呻吟，像秋虫悽悽的繼續無止的訴。她在門前癡痴的站了一會兒，粗黑的身影和掃帚的輪廓，分明向新郎的臥室內倒

映進去了。這個，她是一點也沒有注意到的。

她站了幾分鐘的光景，正想回頭走的時候，不料新郎却伸出手來緊緊的捏住她的手了。新娘垂首含羞，臉兒漲得通紅。

新郎捏住她的發顫的手，默然相對，戀戀不捨的！以爲幾分鐘也好，幾秒鐘也好，總想拖延一點離別的時光。

不到五分鐘，新郎的母親起床下樓來了，銅銅銅的脚步聲，驚散鴛鴦的前奏曲。

就在這個當兒，新婦掙脫了手，離開新郎的房門，跑進廚房去了。但是不幸的久病的新郎，終經不住這意外的刺激，霎時之間，頹然昏倒牀前，接着就斷氣了！

今天，是中元節，死者的母和妻，還不時幽咽的哭着，這時候你如果到他家的門前去走走，還可以聽見鑼鉞木魚之聲，那大概是爲死者做佛事了。

妻講完這段故事之後，我不由的想起了屠格涅夫(Turgeneff)的一句話：「愛，比死或者比死的恐怖還要強！」

### ▲放生

牌坊街前有一個老翁來賣鱧魚。

一羣不分四季生活着的鱧魚，囚在一隻竹籠裏，大的，小的，肥的，瘦的，互相擁擠着，各想找求一個適當的地點，躲避看客的眼光。

一個衣服襤褸的少年走來了，向老翁買了一隻鱧魚，他說：「我們村裏，最近霍亂

流行，死了二三十個人，我的父親也傳染着了。幸喜有人傳授一個單方，用竈心土沖在童便中，喝下去，現在是安定一些了。他想嘗嘗這樣東西的鮮味，叫我遇着的時候，賣點回去，不過我們窮人，每天賣力傭工，只够糊口，怎麼有錢多買！」少年爲要表明他買一條鱧魚的原因。

老翁抓起籠中一條很肥的鱧魚遞給少年，他的腦海中的父親呻吟床窸間的苦影，使他的意興有點不快。他從短袖中伸出粗糙而剝折的黑手，提着一隻露出黃色的腹部在空氣中掙扎着的鱧魚，往人羣中分開他的路出來，匆匆的走了。

少年走後，一個佻佛好善的中年婦人，又走近老翁的身邊。

「這一籠鱧魚，能賣給我放生嗎？——你數數，還有多少？要多少錢？」

「還有十隻，要十六塊錢。我要的是錢，只要賣給你，殺牠也好！放牠也好！」

十六塊錢到了老翁的手裡，一籠鱧魚就被婦人提到街的東面那螳螂江邊去放生，那十條鱧魚在粼粼的清波之中，得其所哉似的游泳着去了。在許多旁觀者稱贊婦人行善的囂聲中，我的心靈，却塗上了感想的淡影。

——這一籠鱧魚，不是弱小民族的象徵嗎？一籠鱧魚，貧者取一而不能救其生，富者取十而皆能免其死，弱者的命運，弱者的生殺予奪之權，無疑的，只是強有力者操縱着呵！不過我們不必悲觀，弱小民族的出路，不能像籠中之鱧，望人放生，望人行善，而是要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爭取生存與自由呵！

### ▲小腳狂

滇南雜記 農村一角

婦女的小脚，被從前御用的文人，封建的幫兇者，誇大的稱贊爲金蓮。金蓮，這名稱多崇高，多迷人，多好聽！但實際上，不過是脚指頭在脚面下壓成的棗乾或乾薑而已。

在我們雲南，都市上的少女，多半解放爲天足了，但在窮鄉僻壤之中，有些頑固的父母，仍強迫自己的女兒纏足。爲因有許多賤丈夫，擇偶還注意到弓鞋之大小。

我有一位朋友巨君，住在風氣蔽塞的鄉下，每天誦讀些舊詩詞，而對於小脚，更有嗜癮之癖。他娶妻的條件，第一個是脚小。第二才是姿色，平素他又搜集古今咏美女人小脚弓鞋的詩詞謎語，抄錄成冊，題爲「金蓮集」。

有一次，他把「金蓮集」寄來給我看，并附着一函，用了規規矩矩的尺牘體寫着：「予於古今文人咏金蓮弓鞋之詩詞，或有心訪得之，或無意邂逅之，必摘錄以存諸手冊，今已哀然成集，故題之爲「金蓮集」。手此一冊，寂寞時偶一展卷，宛然如見美人之弓鞋紅綾，別有一番風趣也。今特寄兄一覽，以博一笑！閱後仍希寄還爲荷！」

我打開「金蓮集」，見第一頁所錄的是下面這幾首：

幾日深閨綉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一灣暖玉凌波小，兩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廡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晒向窗前趁晚晴。

沈愚：詠綉鞋詩

濯罷銀盆雪欲飄，橫耽膝上束鮫綃。匝來玉笋纖纖嫩，放下金蓮步步嬌。踢碎香風拋玉燕，踏殘花月上瓊瑤。五更索向鴛鴦枕，勾引郎官去早朝。

——宸濠：咏宮女濯足

啼鴉催喚踏青忙，靚翦紅纒向綺窗。風頭不滿三分闊，猶把鴛鴦繡一雙。

——張小蓮：紅繡鞋

嫋嫋婷婷貌似仙，迴鸞一笑更嫣然。莫待月明人靜後，背燈偷看小金蓮。

——沈隸華：戲友人妾妾

新紅睡鞋三寸正，不着地，偏乾淨，燈前換晚妝，被底勾春興，醉人兒幾回輕薄醒。

——陳全：睡鞋

雙鳳銜花宮樣彎，窄玉圈金三寸整。綠窗靜，翠簾閑，似錦宛日晚，並宿向彫闌。

多管是露冷蒼苔夜氣寒，暖透凌波羅襪單，聽寶釧響珊珊，藕蕩兒般水腕，用纖指將繡幫兒彈。

——喬夢符：曬鞋兒

趙字去走月，月在却旁存。河裏沒有水，受中加一心。

——謎語：小脚可愛

又尖又薄，不知誰家姣娥？望着能值千兩，不知臉面如何？

——謎語：小脚女子的脚印

我看完第一頁之後，覺得無聊，就置之不理，但一轉念，這種低級趣味，雖然我看不起它，可是客觀上仍是支配的力量，一部份意識落後的人，依然被這低級趣味所麻醉着。因此我不應高潔的唾棄它，應當嚴肅的加以批判，首先去說服這位被舊趣味所麻醉的朋友。於是就覆他一函說：

「友：你太迂腐了！婦女的小脚，有什麼可愛？舊時代的男女，以纏足為美觀，這是受風俗的影響而養成的一種病態心理。此種陋習，我們知識分子正要加以改革，不可

再隨聲附和。推波助瀾。袁枚在「答人求娶妾」一信中說：「……李後主使窈娘裹足作新月之形，相傳爲纏足之濫觴。然後主亡國之君，矯揉造作，何足爲典要？今人每人花叢，不仰觀雲鬢，先待察裙下，亦可謂小人之下達者矣！不知眉目髮膚，先天也，故咏美人者以此爲貴。弓鞋大小，後天也，則之且可使斷，而何難纏之使小乎？或云：足不小則身不娉婷，此言尤誤也！夫女之所以娉婷者，爲其領如鸚鵡腰如約素故耳，非謂其站立不穩也。倘弓鞋三寸，而縮頸粗腰，可能望其凌波微步，嫵媚來遲否？僕常過河南，入兩陝，見乞丐之妻，擔水之婦，其脚無不纏小平正峭如菱角者，使足下見之，其皆認作王嬙西施，而納之後房乎？莊子曰：「下士不可語於道者，囿於習也。」今之習尙，固有火化其父母之骸以爲孝者；遂有裹小其女子之脚以爲慈者，敗俗傷風，事同一例。足下作詩文，多皮傅而不能深入，好色又隨流俗而無能主裁，鄙意飲食男女之間，最易觀人之真識見，故即一小事，而敢以逆耳之言進。朋友！你如果執迷不悟，甘願做小人之下達，那末，你是染上小脚狂，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了！至於吟咏金蓮的詩詞，當然，也是毫無價值可言！因爲這種低級趣味的詩詞不過是舊時色情狂文人的一種文字遊戲，含有毒素，能麻醉讀者！你喜歡小脚，大概受了這種詩詞的一部分影響吧？」

此信寄出後不多的幾天，滇西的騰衝，龍陵，相繼被日寇侵佔了。有一天早上，是星期，我的心正被漫長的夢羈縛着，奇蹟在那夢中描繪着行行血史：騰衝一帶的難民，被千戒萬，人山人海，在寇軍的飛機大砲的追擊之下，倉皇逃走，遍地是死屍，遍地是

狼藉的家具什物。凌波微步的小脚婦女，多被寇軍追來槍殺或掠奪。波濤洶湧的怒江之中，混流着無數的血跡。突然夢消逝了，一雙手扼在我的心頭，我驚醒睜開眼，見陳君拿着一封信站在牀前。看看窗外，暑夏的陽光，似一盆炭火，烤炙着世界。

「起來，時候不早了。」陳君安祥的說，「有人寄來一封信給你，快起來看。」  
我披衣起床，急忙把封折開，原來是朋友H的來函。我熱心的讀下去，起初猜想是談什麼國家大事，不料看後，才知道是辯論小脚，依然是用文言的尺牘體寫的：

「別久晤稀，悵惘何似！每企文輝，時深景佩！弟株守田園，無善可述。有時翻閱足下所贈之新詩小說，讀後昏昏欲睡，豪無趣味可言！不意近今文學之卑劣，一至於此，良堪浩嘆！昨奉手書，引隨園先生之言，痛詆纏足之弊，余然其說而不能脫俗雙翹也。余每觀婦女貌美而弓鞋稍大者，便覺觸目不文，世俗有所謂「半截美人」之稱，殆指此也。步月嫵嫵，凌風鬢鬢，原不係此，而天足之婦女，亦有孌娜娉婷者，人不可以一體概全體，但柳眉，杏目，花顏，雪肉，加以纖纖菱足，不愈美乎？孫階白露，幽徑蒼苔，應是幾生修到，何況生人？鄙見如此，不識吾兄又以為如何？」

我看完後，對着信箋上「鄙見如此」四字發出一個不以為然而又不願辯駁的微笑。在笑裏我的心却默默的這樣想：

「真是不可思議！在自由平等解放的二十世紀，在抗戰建國的大時代中，居然還有這樣頑固的遜吳之夫，嗜痴成癖的小脚狂者！表現時代是進步了，但封建殘餘還在肆虐呢！」

## 滇緬公路

一九四二年四月底最末的一天，發生了兩件大事：便是，日脚被烏雲切斷了，滇緬公路也被日本強盜切斷了。

想起滇緬公路的完成，不是一年半載的工夫，正如西諺所說「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它經過了長長的歲月，動員了千千萬萬的勞工；挖土的挖土，挑土的挑土；斬荆棘，撬石頭；糞箕，扁担，斧子，鶴嘴鋤，鐵桿撬，也動員了。勞工裏面，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壯丁有，老翁也有，婦女有，幼童也有，穿草鞋的有，穿布鞋的有，穿紅綉鞋的也有；大脚有，小脚也有；戴汗氈帽的有，頂藍布頭帕的也有；甚至臉上生紅流瘡的，牛疔的，生瘰癧的，眼上罩着一層血絲的，或斑麻癩癩的，都有。他們用古典的手法，一點一滴的安排，一點一滴的佈置，一點一滴的創造；以多少人的血汗，多少年的勞力，才修成了這將近一千公里的坦途。

不用機器，而使自然折服於人工，够多簡樸，够多結實，够多美。難怪美國 Joy Ho Hai 說：「中國人做事即是如此，他們能担起那種不可能的事，靜靜的把它完成。」想來這真是一個偉大的奇蹟呵！

你如果不信，去走走看，真像一道長長的繡帶，斗折蛇行，伸向遙遠的天邊。你瞧

，兩旁又栽補着尤加利樹，那綠綠葱葱的密枝，手挽手的交織成一個長長的甬道，好像蘊藏着神秘的希望，誘惑着行人無休止的向前走。

在太平洋的烽火沒有燃燬以前，這條公路是熱鬧的。黎明或者黃昏，你如果步行到這公路的車站旁邊，仔細的會聽，你會聽見了混雜的喧鬧聲，轟轟的馬蹄聲，汽車的吼叫聲，反水的叫聲，幾種交響的合奏，頻頻驚醒了旅夢的寧靜。

你會看見了一方標着紅色大字的布招或者幾盞紅燈在屋簷下斜斜的飄起。像一隻明瞭善解的鬼兒，以睡人的光臨，貪婪的誘惑來往的客商與其沉重的紅雲，疲倦的歇。

你會看見了披一身重來或油膩的司機，懶洋洋的走下車來，揉揉昏澀的倦眼，敲一敲衣上的征塵，或拔一拔鞋，拉一拉領，然後走進路旁的小飯店，痛快的大打一口牙祭，有時還喝得爛醉，暢飲了由戰成帶來的香檳酒。

你會看見了男的扛着，女的提着，被成人小孩背上背着。急忙的走來，擠進車上，行李包裹也擠進去了，然後才歇下奔波。

你會看見了許多空手的送行者，默默的站在汽車的旁邊，或者是妻子送別丈夫，或者是朋友送別朋友，當軋軋的車輪轉動的時候，載走了多少痴心的凝眸。

不料，太平洋終於燒火了，往後，是崇嘉波，香港，菲律賓的淪陷，往後，是緬甸的首府仰光的宣告棄守，往後，是尼羅河邊的相繼為敵人佔據，并由中國の後門——滇南打進來了！於是，這血汗的具體形象，國際交通的大動脈，滇緬公路，就被百戰詭



雲南賓川境的雞足山，與四川的峨嵋，浙江的普陀，山西的五臺等山，同等的著名。山形前分三崗，後拖一嶺，好像雞足的前伸三爪，後支一距，故名雞足山。山之高，自麓至頂約九千餘丈，周圍四百餘里，其中分見之山，八十有九，高峯十二，岩壁三十有三，洞四十有五，溪泉八十七處，大寺八，小寺三十有四，菴院六十有五。嗣因佛教衰落，寺院年久失修，半化灰燼。現在還保存着的已寥寥無幾了。

民國二十五年的春天，我和民政廳長李子厚省黨部委員陳秀山李西平諸公，到雞山旅行過一次，歸後特記述此文，以供同好。

(一) 華首門 華首門在四觀峰的南面，崖壁像斧削一般，上仰千丈，下俯萬仞，飛簷突出丈餘，周圍隆起，中央裂開一隙，其狀如門。高約十三丈，廣約六丈，左右扇各三丈，壁間餘瀝津津，遊人往往取以洗目，俗呼爲眼水。水只有一勺的樣子，而早晚常盈，四時不竭。民國二十四年，經建塔委員會以士敏土鑄爲目形，并以大理石嵌入壁間，大書「眼藥泉」三字，旁附小字云：「此泉爲南詔時小澄古和尚人華首門所遺靈跡，自石壁流出，量少而狀如乳，可醫目疾，爲飛灰腐草所浸淹，致失真象，同人議以士敏土鑄爲目形，製蓋掩土，勿令外物污染，亦佛家絕塵緣歸清淨之一道也。是爲識。」我想，眼藥泉的靈跡，恐怕是一種誕誕不經的神話吧！

(二) 四觀峰 四觀是雞足山的絕頂處，峰勢陡絕矗立，秋冬時有積雪，春雲籠罩，蒼翠萬狀，路徑縈紆，十步一折，五步一轉，響腸數十曲，才到峰頂，頂平正像一隻

伸展的手掌，自東到西，約一里許，自南到北僅八十步。峰有羅城，城內前爲金殿，殿前有楞嚴塔，係民國二十一年省府主席龍公所重新建築的。塔爲方形，仍依原址，內分七級，外十三級，高營造尺一十四丈。塔基廣十餘丈。羅城四隅，東面稱日觀，觀日出；西面稱海觀，觀洱海；北面稱雪觀，觀西城雪山；南面稱雲觀，觀佛光。據鷄足的僧人對我說：「每逢夏秋之際，時有白雲佈滿空中，像銀海一般，就在白雲中現出大圓光來，外暈五六重，每重五色，中央虛如明鏡，同時觀看的人，雖千百個，仍能各見己身，不見旁人，舉手動足，無不畢肖，相傳呼爲攝身光。又或者現圓光如虹霓，或者現白毫光，周圍籠映數十里，或者黃光佈滿峰頂，光中現出雲船來往，篙楫具備，種種形狀，變幻不一，相傳稱爲佛光。」我想，所謂佛光，依科學來解釋，就是虹或蜃樓。平時我們觀虹，係站在虹的側面，所以只能見半環之形。如今在最高的四觀峰頂，則虹反在人身下面，故能見整體的環形。所謂攝身光者，實際就是觀客本身的影子。當夏秋之間，山中常有濛濛的雲霧，陰晴不定，而四觀峰當山之極高處，雲霧都在山峰的下面，故有時雲霧橫鎖山腰，而山頂仍晴。如舊，當陽光斜度，可以因折光而發生虹彩的時候，雲海中就顯現佛光了。

(三) 玉龍瀑 鷄足的瀑布，有五六處之多，其中以玉龍瀑最爲著名。玉龍瀑在牟尼庵的西面，其源由仰高峽來，會於華嚴諸流下奔，峽中有巨崖，水自崖飛濺而下，懸繫千尺，像雪浪，像銀濤，像煙幕彈的翔舞，隨風飄搖，煙嵐隱現，山林掩映，出沒斷

秋之間，水勢較大，尤爲壯觀。

(四) 華藏洞 洞在山後二十里外，洞門宏敞，深一里許，高九丈餘，闊五十步，其中石乳凝結，大小長短，千百異態。稍進，路愈高，洞的石邊別有一小洞，更進，過小洞數十步，則洞穴歧分，路徑叢雜，斜穿倒迴，極難辨認。石乳滴注凝結，冰雪磷磷，像筍，像柱，像劍，像刀槍，森列錯雜。更進路漸昏暗，而石狀愈奇，凡人物器具花草虫魚等形象，無一不備。旁邊小洞潛通，別穴曲透，幽邃與曲，不可窮紀。

(五) 獅子林 獅子林樹木深秀，崖壑尤奇，泉流汨汨，鳥聲上下，東爲觀音崖，高削瘦鐵，崖頭壯大十像，故名。闊八尺，長十步，高丈餘，上可坐五六人。崖下一石，踞跌石，崖的東北角有石漏洞，高六尺，闊四尺，雜樹森翳，水從洞中流出，清冽明深，洞西去六十步，又有一洞，昂突而起，高丈餘，深七八尺，大樹盤踞洞門，名爲雲歸處。……此林周圍約四十里，幽洞奇石，危崖陰澗，不可勝計，真算得美的境界。

(六) 珠簾水 珠簾水在獅子林東南，崖壑險怪，竹木森密，四圍陰翳，仰視不見雲天。水從樹根迸出，莫知其源。崖闊八尺，高丈餘。其頂突出二尺許，水從崖頂漫下，不與崖附，緩注不急飛濺，迸散作千絲萬珍，漸瀝瀟灑，恍若垂簾，其瀟灑之狀，如涼風細雨。崖上多生長卉，細樹披拂崖頭。其下又有軟草亂石，雜生綠苔，水澱其上，別起花采繁縟之文，亂人心目，其淒冽幽爽，令人骨寒神悚，不可久住。

(七) 九重崖 九重崖在山的東側，高五里，橫闊四里，自下及上，樹木若一，而

尤多細竹小筍，穿林披葛，上高陔北較峽口，攀木緣西北上九迴，乃達崖巔，嶺闊丈餘，起伏委折，煙嵐繚繞，巨石橫互，古樹欹立，崖連九疊，故有九重之名。此崖壁立千仞，正對西陽，每當夕陽返照，千霞助彩，紅紫萬狀，自羅漢壁互九重崖，約二十餘里，崖壁盡赤，樹本皆爲之改色，這不是偉大的奇觀麼？

(八) 仙人掌峰 仙人掌峰孤峰峭峻，玲瓏嵌透，險怪之象，可駭可愕。大樹倚崖而生，紛披天矯，屈如鉤曲，伸如虬攫，盤據危石，倒掛峰巔，峰西隔綿湖大壑，降望檀花父，林木層深，樹色遙綠，連綿數里。東南有玄鹿洞，其上別有峰高十餘丈，廣四五丈，崖作翠色，宛若列屏，故名翠屏峰，與仙人掌相望，競秀爭奇，各有優點。

(九) 白石峴 峴高數百丈，飛突倒覆，垂乳石色瑩白，少雜赭翠，其紋理或斜或橫，巒岫瘦透，石骨玲瓏，洞穴互通，丈尺之間，迴折曲出。鷄尼峰崖，或披地插天，或橫空阻日，高或百仞，長或數里，獨此崖廣僅百步，高亦不踰數百尺，而千樹萬壑，極天鍊神畫之巧。

(十) 桃花管 此管原有青檀樹一株，大數十圍，故原名檀花管，後來檀樹研伐了，土人遂誤爲桃花管。管深數十里，多古樹巨石，由嶺西下，樹愈老，竹篠愈密，老樹或秃或空腹，或半朽，加以怪石，更覺奇古。行二里許，聞水聲琮然，如鳴環珮，如奏箏瑟，此間林木既茂，珍禽異獸，長鳴相和。加以危崖懸樹間，高猿長嘯，淒異清冷，巖谷傳響，哀轉久絕，何等的感人呵！便是武陵人到桃源，也恐怕要嘆不及此呢！

(十一) 譎星石 放光寺前後，奇石大小數十塊，總名曰譎星石，奇形怪狀，雄偉突兀，高者百丈，小者丈餘，其最大者高九尺，四周五十七圍，名曰金剛石，頂平正，可坐十人，石南有空凹，可容跣跌，石頂突出，正覆人頂。左右相去百步間，大石數十，高者百尺，小者丈餘，或負土而出，或倚樹而立，或如正士偶人，危然端坐，或如革命軍人，荷槍而立，或如山叟野僧，箕踞倚嘯，或如虎豹的踞踞，或如牛馬的奔走，或如龍蛇的盤舞，不可搖撼的神奇，不容注視的威嚴！

(十二) 靜聞墓 靜聞墓在悉檀寺北二里許，墓色蒼古，字跡模糊，靜聞係徐霞客之禪弟，徐生而好遊，崇禎丙子，將遊雲南鷄足山，先往南京迎福寺，有僧靜聞，亦慕鷄足山之勝，徐遂攜之同行，及至廣西，靜聞病且死，囑徐公曰：我志不得達，死願歸葬鷄山，徐憐其志，因焚其屍，取骨以木匣負之入滇，及至鷄山，止悉檀寺，欲於山中乞地葬之，以了其遊山之志，寺僧仙陀高其義，爲卜地葬於文筆山之陰，建塔墓上，晉寧黃郊爲之銘曰，「誰驅之來，送此皮囊，孰負之去，歷此大荒，未至鷄山，此骨不死，既至鷄山，此亦非骨，知至至之，既聞所聞，知終終之，即止所止，鷄山之外，誰骨誰肉，若復蛇足，即非鷄足。」

(十三) 羅漢壁 鷄足山崖壁之險峻，無如羅漢壁，自西至東，橫開四五里，上下直削，其高不知幾千尺，插入雲霄，古木陰森，雲霞變幻，下有三徑，可通嶺上，高十丈，勢若老僧危立，名老僧崖。去崖百步，有泉流瀉，潺援作聲。壁西有洞曰楊繡洞，高八尺，深丈餘，上有跌坐石，昔楊輔道人修真於此。洞旁皆老樹怪石，不可名狀。

(十四) 白雲泉 白雲泉在念佛堂後，青壁千仞，雜樹倒垂，傍突一石，支甍凌虛

，上實下虛，宛若懸鐘，水自石腹中散綴而下，不見泉脈，飛珠噴霧，如自來水管的垂注，石高約三丈，闊亦如之，高處中空，漸下漸隘，水從空頂中墜下，爲方池一泓，四旁皆崩崖巖石，歌曲倚側，至九曲崖東，石縫迸瀝，分級而下，列爲三派，各懸注丈餘，實給諸廬，十分甘冽。

「天下名山僧占多。」鷄山也不能例外，這裏的僧人總計有二三百人之多，每日除經聲佛號等日常工作外，清靜無爲。應當訓練他們成爲有用之人才對！我想。

## 相思莫遣石屏贈

大理石琢成的石屏，是雲南的特產，是大理的土產。

這石屏，白質有文，五色斑斕，不滲染而麗，不雕琢而工。高山，流水，遠樹，平林，淡煙，疎雨，鳥獸花草，天文四時，仙佛靈異……各式各樣的畫法，都組織在它的圖樣裏。這自然的化工，便是合吳道子、米元章、倪瓚、米雷、(Miliars)亨德、(Hint)羅塞蒂，(Rosetti)中外六大畫家的天才，也繪不出來。

從前，大理的官吏，爲了這土產，常勞民傷財，載以饋人，把民脂民膏，做換取私人友誼的代價。有一位李邦伯先生，獨寓意於送行詩，有「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之句。一般貪官污吏中，刮地皮的能手多着哩！這些土產，算個什麼！而李公猶以爲不可，且寓意於詩。可見，從現實的平凡的事情中，可以找出不平凡的道理。而且，從日常的現象中，可以認識我們的祖國：貪污中有着廉潔的新生，而腐爛的山洞中，也藏着大理石誇示着如此富麗。

(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初版

發行

編著者

馬夢良

校訂者

張從之

發行者

雲南通訊社

印刷者

雲南開智印刷公司

定價

國幣八元

滇南雜記

版權不  
所翻  
有印

雲南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審字第一二五號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name "G. M. S." or similar characters.